

书香

的

SHUXIANG DE GUSHI

上海新书报 编辑部 编

故事

续编本



学林出版社

书香的故事

续编本

《上海新书报》编辑部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香的故事: 续编本/《上海新书报》编辑部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68-425-5

I. 书... II. 上...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841 号

书香的故事: 续编本



作 者 《上海新书报》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 王翼清
特约编辑 吴蕙静
封面设计 刘恩涛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学林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苏州市望电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68-425-5/I·124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书流溢书香·····	顾晓鸣 (1)
做书橱, 读书·····	曹树基 (4)
散步与阅读·····	俞吾金 (6)
“文革”期间读书记·····	吴中杰 (8)
读书的经验·····	陈思和 (12)
读这本书是我人生的转折·····	葛剑雄 (16)
我当过“孔乙己”·····	陈子善 (19)
寒冷遮不住春的路·····	王圣思 (23)
大漠奇书·····	方明光 (26)
书的故事·····	葛红兵 (29)
一次壮观的购书行动·····	夏晓虹 (32)
年青时代我读恩格斯的书·····	梁小民 (35)
我的读书之最·····	吴福辉 (38)
偶得禁书·····	北 塔 (41)
风雅之趣·····	徐 坤 (44)
难忘的图书交流·····	孙琴安 (47)
读书的兴趣·····	叶 辛 (50)
谈阅读·····	秦文君 (53)

在家里，和伟人相遇·····	赵长天(55)
少年只识书滋味·····	沈善增(57)
“蓝屋”与绿屋·····	程乃珊(59)
没有书的日子里·····	沈嘉禄(62)
两次奇遇·····	林 华(66)
真的假的·····	姚育明(69)
书店小夜曲·····	马尚龙(72)
写作与阅读·····	田 遨(75)
借书记·····	肖复兴(78)
买书旧事·····	止 庵(82)
以书为伴·····	王大进(86)
应该的和不应该的·····	洁 尘(90)
书之真味·····	张远山(93)
冒着“虚荣”的炮火前进·····	黄集伟(96)
承袭的精致·····	淳 子(98)
好心情自己寻找·····	舒 亦(101)
疼惜女人书·····	默 默(104)
我的书缘·····	陈钦文(107)
书，使生活更精彩·····	李梦甦(109)
在巴黎逛书市·····	陈淀国(112)
读书贵独立思考·····	钱伯城(117)
一个真正的读者之家·····	金文明(120)
读书饥渴症·····	张志雄(122)
关于书·····	魏心宏(124)

书事离乱·····	金宇澄(127)
怀念《文学小丛书》·····	苏应奎(130)
眼前有个鲁滨逊·····	曹正文(133)
我有书,我存在·····	孔明珠(135)
书橱前的畅想·····	无 为(138)
飘浮在 80 年代的灰尘·····	王 军(142)
我为王震同志买《辞海》·····	俞子林(145)
书和我·····	徐小蛮(148)
徐铸成与《申报索引》·····	陆祖耀(151)
书如人生·····	余 人(153)
读读十万真有趣·····	周舜培(156)
记中学时的几本书·····	张民权(160)
哑然失笑的痴情·····	陈早春(164)
书香永恒·····	周伟励(167)
伦敦的书香·····	王为松(169)
我收藏的日本推理小说·····	顾 静(172)
读手稿·····	金 平(175)
书伴人生·····	邵 敏(178)
书缘缘于人缘·····	张昌华(181)
做书的快乐·····	贺圣遂(184)
老周·····	陈丽菲(188)
书缘·····	曹 杨(192)
书店生涯六十年·····	吕君朴(195)
有书作伴乐无穷·····	沈伯文(198)

书梦·····	李传新(201)
中弹·····	万凌云(203)
戏言成真·····	李筑元(206)
买书上当记·····	律全忠(209)
怀念这本书·····	张生智(211)
一缕书缘·····	赵延祥(214)
微型书收藏·····	李振波(217)
买书的人和读书的人·····	李霞(220)
一本“过时”的书·····	陈伟军(222)
我的电子书房·····	陆建华(225)
周五的联想(后记)·····	汪耀华(228)

书流溢书香

顾晓鸣

走进书城，新书还泛着油墨的清香，在物的世界中，这一物真是奇妙。因为你打开网上书城的主页，并无点滴油墨在上面，却亦似乎有香自书页中来。这种体验，爱书者应该都有。一句妙言，一段佳文，一种新的见解，甚或一帧独特的版式，似乎都转化为一种嗅觉的香。现代人几乎可以用技术模仿人的各种感觉，从听觉到视觉，到触觉以至于使我们的神经迟钝。留下的大约只有味觉和嗅觉。书香，便是这种灵气，无法用技术复制和模仿的人的感觉！无关乎油墨，无关乎纸张，鼻子敏感的人可以千册书一眼望去，嗅到其中一本书的异香，万行字双目辗过，闻出异香流溢的处所。我多年读书，几乎一直在锻炼类似“狗鼻子”的东西。以能够在平凡和芜杂中嗅出书的香味。

我每周几乎把上海最有特色的书店巡行一遍，扮演着这种东嗅嗅，西闻闻，探幽寻微的角色，每每在成排成叠的新书中，发见一种视角，一种语气，一种异样生命的存在，于是，远程闻香，知道在天涯另一角，有一位读书写字的人向着人间传送着他的书香。

后来渐渐觉悟到，我们其实并非在读书，我们是在嗅探着由无数书籍涌动的“书流”。新书的层出不穷，完全如涌泉一般源源不断，源源不断之间产生泉声和书香。书亦是如此，最美的是“体味”古今中外书籍之流动，流变和流化。在诸多的一小抄一大抄的流俗之中，瞥见一朵浪花，于是闻到了书香。

古人有言，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妙就妙在这种说法的流动感。如果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书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脑中流过，作为物的书升华为书的本身，单本的书相接为书的流。走进书城，最为兴奋的是“当月新书”甚至“今日新书”，犹如期待每夜的新梦，总有不期而遇和出人意外的感觉。

你知道么？就在此中，散发书的香，当然，也不一定是要新出版的书，假日的一个休闲的下午，不经意地翻翻家中的藏书——翻，意味着书开始流动，书香定然溢满陋室。

带着这种心情，上图书馆、上网上的“虚拟图书馆”，行十里路，读百卷书，本质上便是因着读者的流动，将典藏在那里的书组成书的流。你走，你翻，你思，你感到新书的流动，你就定能闻到书的清香。

只有书呆子会认为书本身有香。带到家里，珍藏玩赏，好书不过是一个好物。我们把奇妙的书降格为了一件俗气的物。

随着年岁的增加，总在惋惜无法尽读的好书，看

着它们落寞地躺在那里，真有点怜香惜玉的感叹。读书人残忍的表现之一便是将活生生的书流截断，让离了书流的书们，零零散散地寄人篱下。因此，多么期盼完美而方便的公共图书馆，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保留书流的绵绵和宽阔，可惜今日的图书馆比自己家里更零散和乖离。于是，只剩下大型的书城在每次新书进场的一瞬间，所维持的壮观的书流。同样巨大的读者购书者的人流涌了进来，书流被人流所交割，溅出各色的浪花，溢出各色的异香。总能见到许多渴望而惊喜的眼睛和面庞，不同的书向着不同的人们散发着书的香味。只要出版社还象样，写书的人还争气，书流一直会源源不断、不断地书流，洋溢着书的芳香。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做书橱，读书

曹树基

我是1956年出生的，在江西省南昌市长大。1968年随着母亲下放到农村生活了几年，1973年回到城市。为了谋生，我在城里做过一段时间的码头工人，以后进到山里，挑炭砍柴，再以后，凭着从山里弄来的一些木头，开始学着做木工。

有一天，一个年长的朋友找到我，说他有一批木料，想做一个书橱。在那个没有书的年代，有人说要做一个书橱，是一件很奢侈、很了不起的事。他告诉我，他家的书足够装一个书橱。如果我为他免费做一个书橱，我就获得了阅读的权利。

我面对的是一堆根本不能加工的废料：做过水泥夹板的木料，再加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包装板材。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有耐心地清除木料上的水泥，拔去锈钉，按照当时的流行款式，做了一个还算好看的大书橱。

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书橱的主人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学问多极了。他讲的话我常常“不能”听懂。他的藏书中的大

部分是俄国及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如《安娜·卡列尼娜》、《罗亭》、《童年》、《我的大学》、《叶尔绍夫兄弟》、《市委书记》之类，还有一批俄罗斯的画家如列宾等人的油画集。“文革”开始时，我读四年级。“文革”以前我只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等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主题是革命和战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著作以及列宾等人的绘画给我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我似乎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有他自己的（不是官方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哲学观，而一个作家、一个画家还可能通过他们的作品来自由地表达这一切。

与当年相比，今天我差不多拥有一座书城。我的职业是读书、授课和写作。我每天快乐地读书，掩卷之余，偶而会想起当年做书橱、读书的往事。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散步与阅读

俞吾金

众所周知，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几乎可以说，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受自己目的支配的。然而，在生活中，人们的行为有时候也会处于无目的的状态下。比如，散步就是这样的行为。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散步也是有目的的，许多人散步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但在我看来，为了自己的健康而去散步，乃是一种变质的散步。就像一个学生为了考试而去学习也是一种变质的学习一样。真正的散步应该是无目的的散步，在这样的散步中，我体会到一份真正的轻松和洒脱。

我觉得，读书也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是带着一定的功利性的目的去阅读的，其目的无非是想解决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以这种方式读书，未免过于功利，也显得太累了。有时候，人们也需要一种无功利的、“散步式的”阅读，即完全无目的、无心理负担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但使人们十分轻松，而且常常会使他们有许多意外的收获。这里所说的“意外的收获”，不光是指那些在日常思考中百

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变得豁然开朗了，也指人们对生活意义的顿悟、对自己性格的陶冶等等。当然，如果人们把试图获得“意外的收获”的心理预悬在这类阅读活动的前面，也会使这类阅读变质为隐性的功利性的阅读，并使阅读者失去了那份自由的、洒脱的感觉。

在阅读中，人们常常有如下的错觉，即当自己以功利的方式阅读时，自己仿佛成了书的主人；而当自己以“散步式的”方式阅读时，自己则成了书的奴隶。其实，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功利性的阅读反而使人们沦为书的奴隶，唯有在“散步式的”阅读中，人们才真正成了书的主人。人们常说：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唯有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散步式”的阅读中，我们才真正地体会到阅读的全幅性的快感。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

“文革”期间读书记

吴中杰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革文化的命，读书乃一大忌事。记得我系有个积极分子申请入党，一位党员对他作如此评价：“你的阶级斗争积极性很高，一般表现也不错，但你还在背地里啃《鲁迅全集》，可见业务挂帅的思想还未根除。”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读《鲁迅全集》，尚受到如此指责，其余更无论矣。所以一般革命群众都不大敢读书，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以免受到指责也。

我在“文革”以前即因“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文革”期间又因“炮打张春桥”罪，而被打成“反革命”，反正已被革出“革命群众”队伍，更不想做什么积极分子，所以在读书上反而少些顾忌。当然，也常因此而受到批判，但“死猪不怕滚水烫”，也就由它去了。“文革”初期，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研究鲁迅，想乘此没有课程负担之时，写成一本《鲁迅传》。但刚写完“五四”之前的部分，就因“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即“炮打张春桥”案，而被关进了隔离室。开始时是大会小会批斗，川流不息地逼写材料，

倒也并不寂寞。~~到~~后来，~~不再批斗~~，而仍长期关在隔离室里，日子就更~~难过了~~！隔离室里只可带进去《毛选》四卷，别的书无法接触。我通读了四五遍《毛选》，从内容到文字都仔细作了研究。读完《毛选》，想再看点其他书籍，就不可能了。这时我才知道，让知识分子闲着而无书可读，这是对他极大的折磨。我只好在脑子里继续构思《鲁迅传》，借以打发日子。好在不久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号召读马列原著的消息，于是我提出要读马列著作。因为这是“最新最高指示”，专案组也不好不同意。只要能把一切看开了，在隔离室里读书，倒是较能专心。以前我也读马列著作，但总是急于在写作上求用，常常只注意其相关部分，现在无所为而为，又是一个字一个字抠着读，倒是比较能领会原著精神。我先是读毛主席指定的几本，后来出了隔离室，在干校，在校内半隔离期间，我又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资本论》，接着就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结合着学习世界近代史。在和新闻系宁树藩教授一起养猪时，我们还曾一边拉饲料，一边背读过马克思著作，倒也别有一番风味。但当我读到第11卷时，因为调回中文系，另行安排工作，就没有再读下去了。但这两年多时间的研读马列，对我理论水平提高很大，于以后的文艺学研究大有好处。

回系之后，发落在资料室。我不愿做抄抄写写的

工作，就提出要编《鲁迅年谱》。因为我是炮打张春桥的要犯，当时我的工作安排系里和学校似乎都不能决定，需要申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定夺。回复是：

《鲁迅年谱》可以编，但不能由吴中杰单独搞，可以由复旦和师大两校组织班子集体编写。《年谱》能否出版，当时是个未知数，我的目的只是想借此机会读点书，故对此安排也觉得不错了。年谱是要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而且每篇作品都要做出提要，所以读得很细，这才发现以前有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读懂。同时，我还借口要查阅背景材料，把中文系资料室和复旦图书馆所藏与鲁迅有关的二三十年代报刊都翻阅一遍，还调了一些相关书籍来看。比如，林语堂鼓吹《野叟曝言》的好处，而鲁迅则加以批评，我就提出要调《野叟曝言》看，校图书馆的人不肯，说这是黄色书籍，不能看，我就说：“不看这本书，林语堂鼓吹什么，鲁迅反对什么，我都不知道，如何能做得出提要？”结果只好调出来给我看。为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略》，我又从赵景深先生家借阅了不少古代小说。这些，为我后来写作鲁迅研究著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我在“文革”中所读的第三方面书籍，是中医学书及相关典籍。这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次，我在资料室里读英语，吴剑岚老先生看到了，说道：“吴中杰，你在复旦这碗饭吃得下去吃不下去，都大成问题，还读什么英语，不如跟我学中医，将来被赶出去了，